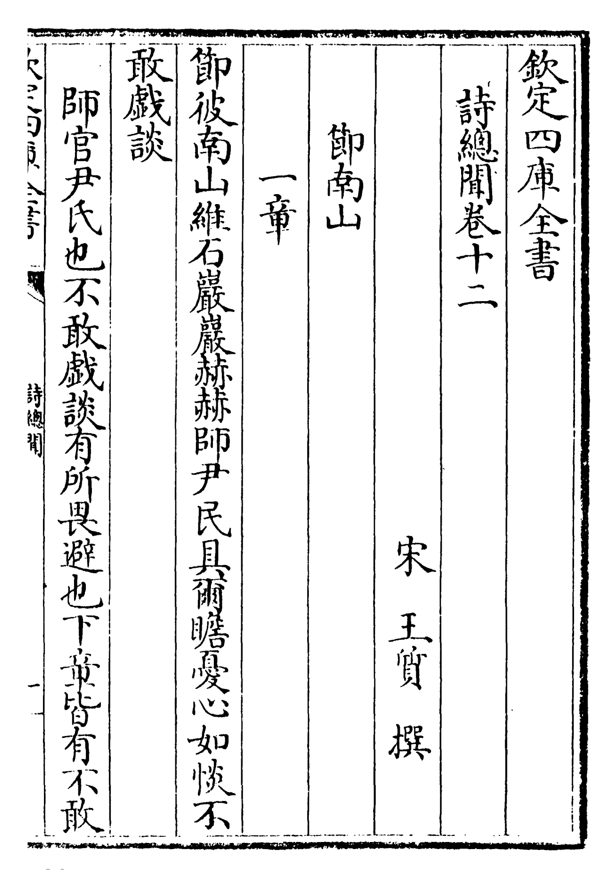


經部



詩總聞卷十二

宋 王質 撰

節南山

一章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師官尹氏也不敢戲談有所畏避也下章皆有不敢

之意當是其人雖無可敬而其位貌亦有可憚者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何所用心而不監小人之為惡問之不欲斥言也下

章稱何稱誰做此

二章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三章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柢也旁紐作氐為國之根一重也執國之平二重也四方所藉以為維三重也天子所倚以為毗四重也下民視之以為明五重也尹氏可謂重臣而天職如此不宜使斯人居尊官當是尹氏以六官司空之職兼三公大師之任故曰不宜空我師愬之於天不欲斥言也下章稱天倣此

四章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

呼尹氏為君子尊之辭也戒小人勿得欺尹氏憐之

辭也下章稱君子做此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用平則已無近小人無使姻亞為膴仕有此二者則

不平也曉之辭也

五章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訩訟也當是尹氏不平群臣多爭卒章亦及訩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爾如能止則彼鞠訩之心自息爾如能平則彼惡怒

之氣自去勸之辭大率此詩詆之多言不平晩之多

言夷

六章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亂與月俱生言有增也爾秉政而不自為政言為交爭者所爭所以政多門而民受弊也

七章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當是小人銜王命乘使車言封疆之蹙如此小人安能遠騁但擾自境之内爾

八章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方畝怒俄相歡小人之常態也

九章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皆因尹氏不平故小人交爭我王不寧小人之罪奚逃不草其心而反怨其正當是有規正者重憎怨也

亦小人常態也

十章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不敢戲言而顯言作誦者以告於王也盡為王道其致訟之故皆因尹氏不平也化尹氏之心反不平以為平則可畜天下之衆不然愈感民將散而無與為國也

閒音曰山所㴋切巖魚杴切猗於何切嘉居何切氏都黎切信斯人切仕鉏里切子獎里切殆養里切傭敕龍切訩許容切屆居氣切闋睦桂切

天鐵因切定唐丁切生桑經切姓桑經切疇市

由切正諸盈切誦疾容切邦土工切邦本音外

又卜工切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

萬年保其家邦與此同又披耕切桓綏萬邦屢

豐年補因切凡見詩者如此他所不舉

闡跡曰南山韓氏吾聞京城南茲惟群山囿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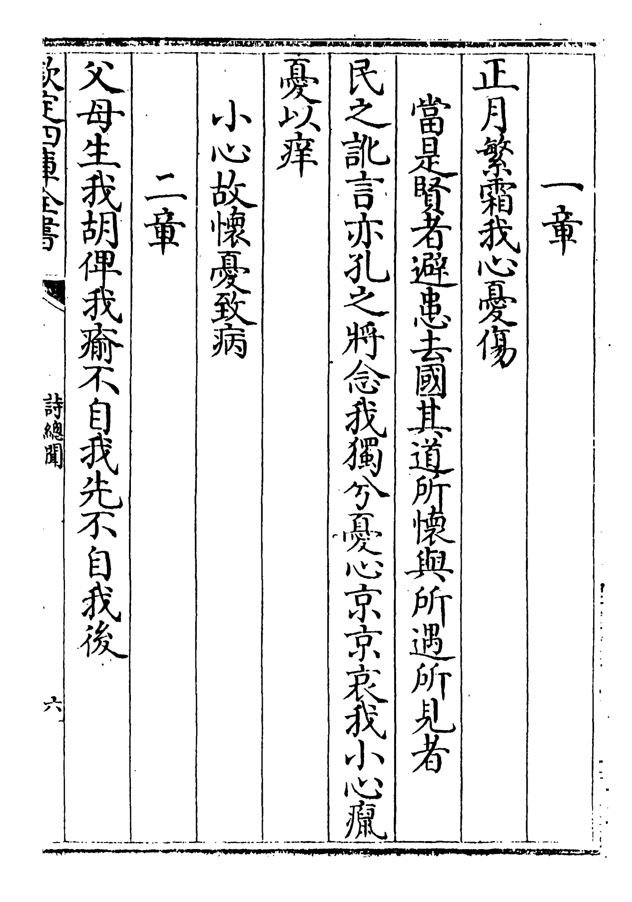
此山左氏惟言節無南山字

聞人曰家父見魯桓八年桓王也十五年莊王也

舊說刺幽王自幽王之死至是七十五年尚能為王出使求車刺幽王之詩皆老臣之辭則約百餘歲矣故此未必刺幽王也

總聞曰尹氏之不平罪本在于王而不指歸王小人之鞫訩罪不在于尹氏而不深言尹氏家父益忠愨而恕厚者也使尹氏亦無大惡但居位而不舉職無公言直道而不控制小人就其上而班之胡廣趙戒之流也

正月



一章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

當是賢者避患去國其道所懷與所遇所見者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小心故懷憂致病

二章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所遇不在先不在後適與我相當何為於此時而生我致此病也與我生不辰同意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事太過則招侮言多畏則易陵也

三章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

所憂本在無禄今無辜及其身又及其臣僕如此將

何地而從祿乎言此祿不可從當他求也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所見烏一也此烏止誰屋也言未有所歸

四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所見中林二也言欲樵採以自給也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方危為憂所亂視天瞀惑若不堪用者尚定則何人

不勝任言皆可用也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愬之于天也何人可憎顧明指也今皆危與所憎同受苦所以顧明指也

五章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山高者也岡陵卑者也今見山以為岡陵為憂所惑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名者宿問占夢猶是視天夢夢餘意蓋憂思之中惶惑妄見占何為不祥也所問者皆言其通曉乃不知烏孰為雌雄猶是瞻烏餘意尚不知雌雄安知所當止也言卜者不能決疑

六章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天高而以為低故曲脊地厚而以為薄故累足亦為

憂所亂也以為不然則為此號發此言如月有輪如背有脊又較然也言為憂所亂之極也

七章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

所見阪田菀特三也特特生之木也欲依阪田特木以自給也

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天動我心如我不能任事者王初求惟恐不得以我為能也既得我不以我為能我亦自疑我非不能至此而若不能者蓋天動我心不使任其事可以免其難也

八章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正月也此詩皆此月之事三陽之月奚為寒之厲如此甚也以天時推人事深可憂也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氏烕之

當是幽王以後事故舉已往以比後來或以火方熾豈有可滅之理識者推觀前覆褒姒能覆宗周言雖烕易滅也

九章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所遇陰雨四也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車既載且行遇雨方知遺輔車之器亦為憂所亂也

既隳所載未能遽行願伯助我脩敗車涉淖塗伯當

是伯兄同行者也言隻力不能獨辦也

十章

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曽

是不意

無遺其輔用益其輻屢顧其僕而言不可隳所載也

此戒僕之辭也我為憂所亂雖踰險曽不以是為意

言意不在車也

十一章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所見池魚五也當是初居有此因有感也魚在沼為人所豢雖潛不能逃也言我豈可受彼禄也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十二章

彼有旨酒又有佳殽洽比其鄰止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殷殷

當是就田野為居廬頗有比鄰之樂而其憂終不能釋也

十三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當是其鄰稍厚可以相依也佌佌之屋蔌蔌之穀皆其鄰所資也但恐斯人無禄為妖者並出而椓喪之

富人尚可我惸獨將如之何也此此當是老而無子者兩言念我獨一言哀此獨與伯兄同行可見其獨也

闢音曰京居良切瘉勇主切後下五切口孔五切

夢彌登切勝書蒸切雄于陵切局訖力切偪力

蘖切輔扶雨切予演女切輻筆力切意乙力切

昭之若切椓都木切吳氏以㪅叶云未詳鄭連

上句昬連下句則叶故古之音律雖不可盡闚

亦在詳推也

總聞曰一詩及憂者八而言憂之狀者又不一也所謂小心良是心最小者憂最深

十月之交

一章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是月必朔望日月俱食所以謂之甚醜見下左氏童謠其九月十月十月之交杜氏晦朔交會也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箕杜氏日月合朔於尾月行遲故至旦而

過在箕此交殆類此時按經是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此朔當是戊寅小盡當是丁丑併載于此

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二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

日食之變甚大于月食所以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

月食固為常一月而兩食則為異變于何不臧一何

不善也孔氏良是

三章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雷收水涸皆八月中氣而中月電震川沸大異

四章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皇氏番氏家氏仲氏聚氏蹶氏楀氏凡七族皆因豔妻而處位也七族之中皇父為最𠖥下云抑此皇父又云皇父孔聖自此而下皆皇父作向之事也

五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汚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督民作都于向怨之辭也汝豈不知是農時而何為使我興作又不就我相謀而徹我屋荒我田皇父

以為非害汝也禮當然也言不引慝反飾非也

六章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擇三事之多藏群臣之有車馬者以向為歸此殆類郿塢也

七章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八章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止我友自逸

此不與皇父同惡而為所苦者也此人當是向人而督向事故自徂向之下即言黽勉從事不敢告勞又言悠悠我里亦孔之痗當是此後督迫甚急切責亦重同黨不肯當之而畀已者承之也故多言我獨也

閒音曰卯莫後切哀於希切行戶郎切令盧經切臧才浪切王于放切吳氏以鄭國氏之三卿信維多藏之人又在位之人皆去無留衛王藏王皆為平聲雖仄聲亦是平意不必以為未詳天鐵因切痗呼罪切徹直質切馬瞞補切謀謨柸切萊陵之切矣於姬切

閒訓曰徹通也言其命不通也自恨之辭

閒句曰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舊一句今分為二句

閒跡曰向邑名在河内軹縣

總聞曰其言如此危憤猶有望于遺老守王大率賢者責君終淺愛君終深與後世訐君惡以賣己名者異也

雨無正

一章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尋詩皆無雨無正之文亦無雨無正之意他詩不見此比歐陽氏亦嘗疑之以為古人于詩多不命題而

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而不言其所以然據詩周宗既滅鄭氏厲王流彘之時考詩正大夫離居言不從王者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言雖從王而不以君事王者也任鴝無君在彘有君與無君同兩地皆無正可宗也雨恐當作兩字之轉雨兩字全相類古雨作兩兩亦作网

易差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二章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莫知王失所之勞言不從王者也憤之辭也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庶幾因事為善而反出令為惡無保君免難之心有挾君肆惡之志憤之辭也

三章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告以有法之善言不以為信令則流離何所底止傷之辭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責凡從王者之辭也各自敬爾身而已何為更不畏

王不畏王是不畏天也憤之辭也

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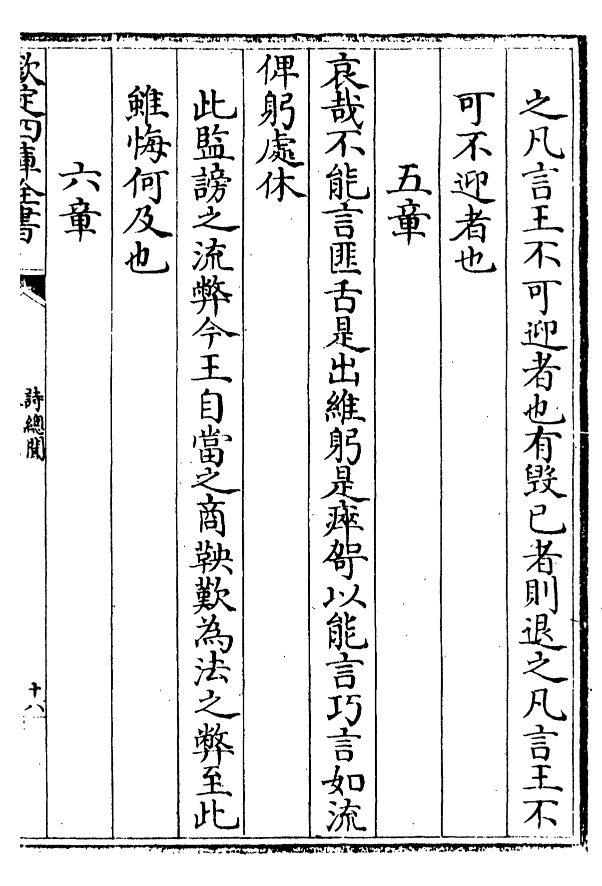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曽我暬御慘慘日瘁

責凡不從王者之辭也君避兵而奔所謂戎成君逃難而餓所謂饑成小臣懷憂至病而大臣曽無擴賊

輸鯨者憤之辭也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莫肯用訊者無肯用王告難之訊也有隨己者則答



之凡言王不可迎者也有毀已者則退之凡言王不可不迎者也

五章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此監謗之流弊今王自當之商鞅歎為法之弊至此雖悔何及也

六章

惟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責為王將命告難之辭也凡往圖事者如此之急且危或言不可使者天子必責其咎私謂其相護避危事也或言可使者朋友又受其移怨謂其見推涉危道也大率無奮志捐軀之士寧以不可使得罪于天子而不願可使得讟于朋友也

七章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責不赴王之辭也曰予未有室家以室家為拒人之辭也無言不稱疾以疾為欺人之辭也言必得妻秦疾而後可行也勸者不堪其意而詰之爾往昔避亂離都之時何嘗有妻事汝言無妻云久不獨今日也安得以此拒我為辭

閩音曰國越逼切夜弋灼切令北人猶有此聲夕

祥龠切信斯人切天鐵因切�息罪切出尺遂切殆養里切子奬禮切友羽軌切家古胡切血虛屈切說文洫恤皆以血得聲易女承筐不實士刲羊無血

聞訓曰淪胥水回復貌詩多言此毛氏淪率也胥相也言牽率相引也大費意集韻淪沒也胥長也皆言水狀不能快流也下云無淪胥以敗此必是方言但今不曉

閒字曰鼠當作癙病也與正月癙病同集韻通作

鼠

總聞曰厲王出奔彘歲在巳未死于彘歲在癸酉凡十五年居正位之君在彘行君事之臣在鎬不可三月無君而十五年曾無一人唱反正之謀舉勤王之師者雖厲王不君然命義天下大戎也以正律之當會同諸侯誅戮羣小奉厲王于西都周召二伯左右為之弼諧既不能然儲賢嗣以待將來雖不為無功于周然終非萬

世之正也此詩聖人所以存之君臣之際有考焉

小旻

一章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當是有大旻又有小旻亦如有大明又有小明大旻今不存毛氏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謂其辭比前稍約也識者更詳

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

孔之卬
此詩多及謀猶當是與圖事者君子之言不用小人之言是從故君子為憂集韻猷通作猶
二章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胡底何所止也言必至于亂也鄭氏良是
三章

我龜既猒不我告猶
龜猶猒其不誠不以告之而況於人亦不以告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
謀是用不得于道
雖謀夫孔多皆邇言也如深坐而不出則行路之寔
語不得而聞之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
四章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凡邇言皆非先民之程大猷之經也如築室臨路必與路之附近者相謀則審勢取材就近而得實今築室于道而定謀于室何由工徒可散而功役可成乎大率工散則功成俗語舉功謂之放散亦言不廣詢外議止聽側言也後稱廣謀雜聽者多以築室于道為辭故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尋詩正以聽言狹而不廣近而不遠為憂不如後世所行之意此類誤引

經者亦多

五章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靡止言流落也靡膴言薄惡也然不為無人在審擇之鄭氏有通聖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聦謀者有恭肅者有治理者上下兼貫五事而以否間則不能是五者也如此則語差而適斷而整可以為法

六章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前三如曉之辭後兩如戒之辭也當是此詩之作適水感情未兩章皆指水興辭泉當流不可淪胥淪胥回復也不流則敗言人情不可塞也虎當畏不可搏河當濟不可陵搏虎陵河未有不貽害者言人情不可忽也淵不可臨而深者愈不可臨氷不可履而薄

者愈不可履皆言人情不可忽也尋詩所以謀臧者不從而違謀不臧者覆用而依皆怙尊忽衆之過也

此詩正中其病

闡音曰用餘封切哀於希切底都黎切猶余救切集疾就切咎正九切道徒厚切聽他經切否補美切膴火吳切謀魚胡切艾魚氣切敗蒲昧切他湯河切淵一均切

總聞曰暴虎馮河臨深履氷四者皆危事亦皆北俗北

俗强健河東有一種打虎社大率平地日中則虎脅此時多伏則驚起以搏之孟子所謂馮婦者也大叔于田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亦飾言也打虎社自有虎衣虎器又有獅子筒以竹木為之呼吸作聲則虎驚此暴虎也河壖奔徙無常有平地高陸忽為深河有衝波巨浪忽為大野人認水聲知之有車乘馬牛臨河忽沒者此憑河也河深冬北風則氷亦有厚薄堅脆大率驟氷者多不常連氷者多可保人多循狐跡而渡相傳狐能聽氷

下水聲擇無聲處乃行亦有為所誤此履氷也書若履虎尾涉於春氷最善下語虎以尾為威之節人旁觀其尾緊緩高低展縮及左右輙知其所趣南人亦能識之繞立春正月節雖風雪苦寒亦不可度北人謂之巢水以是推之則詩人所謂戰戰兢兢當是親經歷者也

小宛

一章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說與小旻同以大小別繁簡也大明小明可見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當是見後嗣不肖而思其先也二人考妣也恐是見

幽王褒后思宣王宣后

二章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人即所念之人也其先飲酒如此其後乃飲酒如此

憂天命不復再來言將亡也

三章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因采菽而見螟蛉蜾蠃興感言其子不似其父也異類誨他種猶相肖而胞胎子息乃不肖也

四章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又見脊令興感言兄弟不相親愛日邁月征而奔走無定也

五章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又見桑扈興感言彼尚有粟可啄我不唯無之又恐隨刑持粟求卜問如何可以遠害皆兄弟之間憂疑

之情也持粟求卜有田里之狀采菽亦有田野之態當是王之兄弟家窮財薄如此故曰塡寡

六章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守善畏事之人憂惴如此言其上沉酗而不可測也故以酒起辭當是王之兄弟被苦懼禍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生所感之與皆父子兄弟間事也

闕音曰天鐵因切富筆力切又夷益切采此禮切

負溥猥切

闕事曰鳲深春則新雛能飛宛小也雛之新也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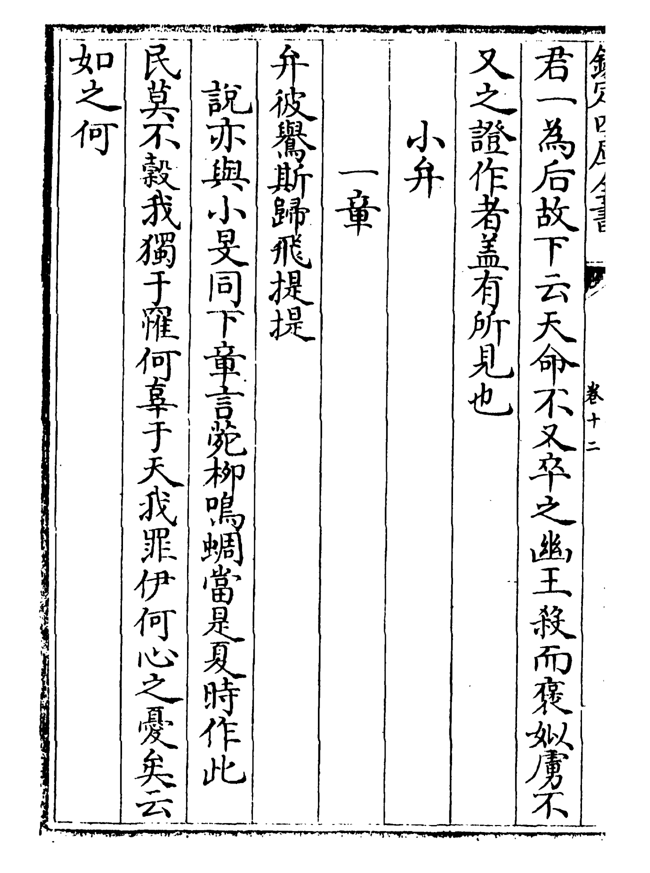
初出可菹當是春時作此

闕人曰毛氏二人為文武語意似不爾各為君臣

亦恐不爾

總聞曰考為宣王妣不知誰氏見幽王而思其考見褒

姒而思其妣所謂各敬爾儀各者謂幽王褒姒也一為



君一為后故下云天命不又卒之幽王殺而褒姒虜不又之證作者蓋有所見也

小弁

一章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說亦與小旻同下章言菀柳鳴蜩當是夏時作此

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二章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大率憂思多頭目昏瞀此疾首與伯兮首疾同意

三章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古人所居必植桑植梓定之方中可見此殆是祖業也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毛在外謂毛髮之屬裏在内謂骨血之屬皆父母所生也今我亦受父母之毛髮亦受父母之骨血何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也所生之日安在恐是其日其時不吉也猶今說命年月日時以支干納音推凶吉

四章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舟當以人駕御任其自流將何所止此心蕩漾無繩

繂憂思之心多然

五章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木壞則枝枯無所覆庇其身言孤苦也故言寧莫之

知園有桃所謂其誰知之也

六章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七章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八章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閲遑恤我後

此詩每章皆因物有感一章飛鸒二章茂草三章桑梓四章菀柳鳴蜩萑葦舟流五章奔鹿雊雉壊木六章投兎死人七章伐木析薪八章山泉梁笱有懐在心凡觸目皆感傷也

聞音曰斯先齊切提是移切道徒厚切草此考切醻當口切老魯吼切梓奬禮切毋滿罪切在此禮切屆居氣切伎其宜切雎于西切先君留切

醻承況切杝湯何切山所㴱切笱舉后切後候

口切

聞物曰椅杝毛氏以為伐木椅其顚析薪隨其理其說固然然不必如此椅梓屬杝棠棣屬皆木名也又鄭氏鹿奔其勢宜疾而足反舒留其群也嘗見褱即間走鹿屢駐足回顧舊說甚善投兔之說恐未然嘗見關陜間麞鹿為鷹犬所逐反投于人安得不爭先收護也人在旁鷹犬

自止

總聞曰司馬氏幽王娶申后生宜臼又悅褒姒生伯服廢申立褒而放宜臼宜臼平王也故太子之傅有此辭尋詩蓋士大夫之在下位者被讒懼罪其所感之物鳥獸草木山水以至舟楫薪蒸錯罶皆民間所見所用者末章與谷風民婦怨民夫之辭全同言已不能保物于何有當是君既不察親又不救末章有自訣之意也

巧言

一章

悠悠昊天

第五章始有巧言之文于詩罕見識者更詳

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

天泰憮予慎無辜

當是以讒獲罪于父母故曰已威又曰泰憮已泰皆

甚也父當是幽王母當是褒后此辭似是平王也

二章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指父母也方亂初生僭者頗畜之及亂又生讒者即信之矣然讒回心怒彼而福此亂立消也曉之辭也

三章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不安其所止不服其所共惟為譏以病上而已信者以為我之益而不知為我之病曉之辭也

四章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寢廟文武之廟也大猷文武之猷也言文武之業將墜也他人之心蓋廢嫡立庶也此亦易度但免自恃其狡不知其有犬也言有不堪而俟變者也似是申

侯四章七言亂予得罪于父母未遽至此葢其時已醞釀申侯犬戎之事也

五章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柔木譏人之狀也其君以為可倚而不知行路皆能數其心言淺謀而機露也故廢宜臼立伯服未幾而生變葢姦謀久露衆謀漸集經世廢立在甲子殺立

在庚午首尾七年

六章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必其人居河之側也無拳勇之才有微腫之疾雖其謀甚多而其徒無幾其為人所鄙賤如此所謂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者知其無能為也似是號石父之流

闡音曰且七余切憮火吳切威紆胃切盟謨郎切共居容切度待洛切獲黄郭切樹上主切數所主切口去厚切厚狠口切階居奚切幾居希切

總聞曰平王雖非令主然亦非下流故文侯之命聖人存之觀其辭足以動人似是唐文宗之倫故國人銜切幽王而傷憫平王其後驪山之變即申立平以奉周祀

何人斯

一章

彼何人斯

此必前詩居河之麋者皆曰彼何人斯鄙惡之辭而

此詩又甚造譖者當是近水而居所謂河麋是也彼

譖者亦當近水而居所謂我梁是也梁橋也

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暴為暴公恐止如前詩亂是用暴之暴此當是

過其門之梁不入而遂去被譖居家者所以疑也

二章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過門者當是兩人始末之辭有異始以為可末以為不可大率此反覆之人也惟自知反覆所以難相見懼詰之窮也唁弔也當是得譴居家

三章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當是過門留語而去陳所陳之梁也與前梁同

四章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大率彼人以此人懷憂生疑故愈設辭以亂其神欲使不安而自投于禍也惟其造謀如此所以愈難相見懼察之露也

五章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謂行之安又不暇止宿謂行之亟又方暇脂車但造陰謀設暗機欲害我而不一過我爾

六章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猶有望于回而入門也當是寄語彼人還而入則我

心寛還而不入則女謀不可測也二章俱望其一來而此章尤切望其來以安其心憂疑之甚也

七章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此所謂二人從行也二人一壎一篪如索之貫而不解言二人相容如此也安知我心之憂疑不免以詛告神言欲此釁不成非他辭也葢慮其人之知愈肆

毒也

八章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汝若真鬼蜮則不得相見汝亦人爾雖懷慚不見我然同居近河相見安有窮時言終必相見也我不安之情至此亦極言汝可以已也物極必變盖又恐動之辭

闇音曰䫻居銀切禍胡果切天鐵因切風浮㦒切

南尼心切舍商居切易余友切祇祈友切斯先

齊切蜮越逼切側莊力切

闇物曰鬼鬼車也蜮水弩也二物害人皆不可見

三物犬豕雞也左氏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

以詛射潁考叔者

闇事曰鄭氏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禮有詛祝形載

辭後世轉為陰邪之事非古

閒人曰皆偶然爲此春秋魯文公八年公子遂會
雒戎盟于暴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二年及二
地相去甚密又偶見維暴之云蓋人所言也遂
相孚合而爲辭毛氏又見魯成十一年晉郤至
與周劉子爭温爲王官之邑則併與暴同爲畿
内國名而杜氏傳經乃以爲鄭地也以此示博
而不知後之識者亦有以審也

總聞曰當是朝臣與太子相連者既陷太子將及其徒

所以憂疑也造釁之人亦當是不足比數者巧言末章

固有鄙賤之辭此詩尤甚方讒遂譖行雖可鄙不無可

畏爾

卷伯

一章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尋詩當為寺人所讒而被刑如司馬遷者也識者更

詳

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二章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貝文斕斑似錦而非錦箕星排比似箕而非箕言初無是事强造成也

三章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四章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

譖人者多為所窺不以為可信或有所遷怒而反被害者勸其勿好譖也

五章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譖者非獨一人必有其徒也二章皆言誰適與謀

六章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言豺虎亦惡之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言夷狄亦惡之也投畀有昊天無所不容也宜其受之乃亦棄之于楊園之道楊園郊野之地墳塚所在也甚憤怨之辭

七章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猗羙㦸畝丘禾田也今田猶稱若干畝若干丘當是

憂時作此

聞音曰甚食荏切謀謨柸切䎱批賔切信斯人切

幡芬邅切天鐵因切者掌與切謀滿補切者謀

相叶移取彼譖人一句則不必掌與滿補可也

邱祛奇切末以之叶詩

聞句曰移第六章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

三句入第五章移第七章楊園之道一句入第

六章韻叶且意多

聞人曰寺人之長者故曰孟其題亦曰伯

聞跡曰楊園白楊之園也塚墓多植白楊陶氏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古人挽歌多以白楊為

總聞曰勞人猶言為埽除之役在闒茸之中當是此人執役永巷之間故曰巷伯

詩總聞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十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詩總聞卷十二

宋 王質 撰

谷風

一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此必同經患難而他時稍達棄恩忘舊者也

二章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懐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雨杞山也亦雨也

三章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草木長則山愈高

聞音曰女忍與切予演女切懷胡隈切怨讀作德

西北人相怨恨之聲此字以聲取旁紐作越亦

可叶德

總聞曰谷風春風也正草木發舒之時當是其人得時

逞志如草之緐如木之茂有莫巳若之意恨者以為無

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言無不卒之人人生幾何而惡

薄如此恨之辭也

蓼莪

一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二章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悴

非莪即蒿非莪即蔚目前唯有此物更無他見父母生我本欲增光門户今乃索居田野如此嘆惋之辭也

三章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缾既罄罍又恥言窮甚鮮民之生言冝于生也既無一為生不如死也久言當死已久至此已過也

四章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當是父母鍾愛有託不如所願而亡出門則銜憂口如不能出聲也入門則無所至身又如不在家也大率口有所銜則瘖不發神有所亂則目不識憂思之

極也

五章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徳昊天罔極

欲報而不能報也

六章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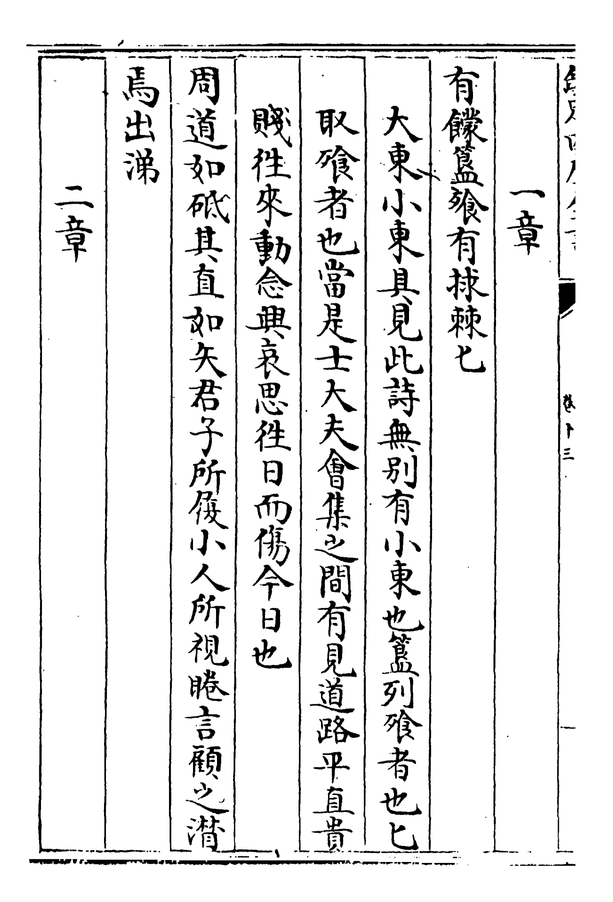
人莫不有穀為食何我獨乏當是父母亦以傷貧逆至棄背故此人之辭若不可存者

聞音曰蔚紆胃切害何葛切

聞跡曰兩章皆稱南山故知居南山之下也

總聞曰毛氏父母病亡在役不得見尋詩不見此意當是不遇之窮士居南山之下遇苦寒之辰銜哀抱貧人不能堪則欲死蓋常情也

大東



一章

有饛簋飱有捄棘匕

大東小東具見此詩無別有小東也簋列飱者也匕取飱者也當是士大夫會集之間有見道路平直貴賤往來動念興哀思往日而傷今日也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二章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當是周道之側有大東山小東山俱在東而以大小別之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葛屨公子行周行之屨也公子如此下民可知安得不傷心

三章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

此遇寒涉水而載薪者也以為氿泉勿浸我薪濕則不可爇也此亦謂公子也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薪雖濕尚可用也小人以勞致病則恐不可生顧生息也皆公子之徒愬貧勞之辭也

四章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

罷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此詩當是傷怨王室之詩是時周已遷東而秦踞西在東者憚所職之勞不肯來服王事在西者又逞勢得志而蔑視在東者也舟人水工之人私人家僮之人皆西人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言舟人私人之徒皆酣于酒而不用漿務淳美也皆華其佩而不用長務輕捷也言西人得意如此而東

人徒勞而甚窮嘆其不如西人也

五章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皆服勞之極逮夜及曉不休據所見道所懷自此而下天漢織女牽牛啓明長庚捄畢南箕北斗是也

六章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

施之行

七章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宋氏所謂心悚惕而震盪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步列星而極明指星起興也

聞音曰行户郎切來六直切疚訖力切載節力切服蒲北切褎渠之切試申之切旁紐則然易可

貞無咎固有之也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庚古郎

切揭居竭切

總聞曰有指君不明者天漢是也有指臣無用者織女牽牛啓明長庚畢箕斗是也東西南北無不周覽與懷大率首章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此其真情之大端也

四月

一章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當是初夏出征歷秋歷冬又次年歷春歷秋在道凡經年有餘尋詩可見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我先祖獨非人而何為忍于我也此必其祖在位有勞而其後為有力者所不容也

二章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日色慘七月候也

三章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日色寒十月候也

四章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此登山有見也栗熟八月後梅熟五月後也

五章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此臨水所見也泉水彼清而復濁雨多泉溢也水生

三月後也

六章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此從事江漢之閒也

七章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此仰觀飛俯視潛有見者也我非羽焉能飛我非鱗

焉能潛言無所避害也

八章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草木生三月後也大率年餘在外道塗江山之間可謂盡瘁而不知有我視若無人可謂太無情是可哀也

聞音曰予演女切害何葛切尤于其切濁厨玉切

有羽軌切哀於希切

總聞曰自謂爲君子所以自别于小人也

北山

一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

杞枸杞也仲春可食當是此時

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二章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賢如某賢于某若干純之賢言其勞獨過于人也

三章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以我少壯而使我陳力固當然但不均為可恨耳

四章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五章

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此所謂不均也

閧音曰事上止切下後五切賢下珍切今東人猶有此音彭鋪郎切國越逼切行户郎切議魚羈切今西人猶有此音佛書思議讀作宜大率西音多然

聞訓曰嘉鮮皆美之辭今人猶呼少壯為鮮徤

總聞曰不均歸咎于大夫大夫以君命而役庶位者也

大率詩人于君多婉

無將大車

一章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不必將大車當時大車皆小人乘之我乘大車亦與

小人同倫但自汚而已

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言憂思無精采也今人猶呼物陳弊為少出治治讀作持

三章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閒音曰疧眉貧切疧當通作痻集韻與痻同皆病也吳氏以字書民氏多互用盖經唐諱從民皆改

從氏後有復者有不復者且如緡緡一也而有兩從䲽䲽一也亦有兩從秦諱改正月遂以仄為平至今不改況唐三百年又重之以五代之唐江南之唐習熟不全改易爾冥莫迥切重直龍切

閒訓曰雍壅也北人猶作此音

總聞曰賢者不願居高位居高位則任重事世態若此高位不可居重事不可任莫若自顧為安三章連稱三自自者已也使人懐此心安得不亂

小明

一章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

徂西往舊都也此必有求于秦而識者知秦之心無厭是豈可倚如被毒而又至苦言毒之深也艽說文遠荒也引此至于艽野一曰獸蓐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共人在朝之相知也不堪在外之惡境故思在朝之相知至于涙滂流首重回又甚于夜卧起宿于外不能宿于内也念之極也

豈不懐歸畏此罪罟

固知其無成而思歸必以爲我爲懐私不辦事也置我于罪罟加我以譴怒甚至于使我再行尤不可堪也

二章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歳聿云莫念我獨兮我

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開也言天氣方開明也二月後

三章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言天氣方暄煖也四月後二章歲聿云莫亦

參差古作欲語健

四章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五章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前三章此念彼共人故稱我稱彼後二章彼嗟爾君

子故稱爾稱女以為進則嬰外藩之釁退則詒内朝之譴進退故不能逃禍但不以偷安為念而以靖共正直為懷神必相扶而可免患相寛之辭也

閒音曰野上與切除直慮切莫慕故切暇胡故切

戚子六切福筆力切

總聞曰自二月初吉至歲聿云莫所歴期年是時平王以陜西予秦以河内予晉既以謝二國之援且以資二國之助自秦仲巳張至是立西畤泰畤密畤漸進汧渭

之間盡包關輔之地故以王命使西土者皆恐蹈不測也秦以虎狼處已以魚肉視人其來已久著于孝公成于始皇當時有識者必先覺之

鼓鐘

一章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二章

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三章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大率淮夷叛服不常當是前此既服至此又驗將帥經理者合樂臨戎以此令耀下國而懾服夷心識者憂其不可故以美辭曉將帥爾懷至信彼且感服其次以正以斷此事不患難辨回曲也猶疑也古稱猶豫猶多疑之獸也語曰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言有司出納遲疑吝惜如猶之狀故謂之惡今

併載于此

四章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瑟琴笙磬籥凡七器雅南凡二音諸器皆用二音儀禮歌者關雎鹿鳴等今存笙者南陔由儀管者新宫等今亡歌有辭今伊州渭州之類是也笙歌無辭有腔今四六句合之類是也有辭者多存有腔無辭者多亡蓋無辭故難傳

闓音曰將七羊切湯戶羊切喈居奚切湝弦雞切

簪居尤切南尼心切僭七心切

閶跡曰三洲在山陽

總聞曰漢以亡為無無其辭但有其題也以題推之其義略可見如此則可所謂惟存其義而逸其辭恐無是理也識者更詳今甲子旬中無戌亥甲戌旬中無申酉之類謂之空亡亡亦無也非漢字猶爾古語多然至後誤呼之元祐間善政網舉而網跡首選劉棠大統一王

勞心四方法三尺以雖具獄一人而使亡用西漢天下亡一人之獄常天下名儒猶誤呼以為常誤呼可也而義亦隨變則有所不可此類甚多今併載于此

楚茨

一章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抽拔也除也拔除茨棘而蓺黍稷自昔者謂后稷也下詩言自古亦謂后稷大凡詩人言祭祀必以農事

起辭言農事必以祭祀續辭言農事祭祀必以福禄結辭三者未有闕一者也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此總言享祀妥侑而助福也

二章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

此總言牲牢既具先使祝致祭于門然後延尸入坐也禮設祭于堂祊于外

三章

執爨踖踖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醻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此次言俎豆各獻而祖尸為主餘昭穆為賓客亦皆

有尸大牢禮皆以生代死貴通情也所謂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

四章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此次言俎豆甚乾飲食畢盡也進飲進食中禮無愆

也工祝致神意以告孝孫初一章止言福之大而不

言福之數二章三章言萬至此自百至萬至萬自億

徂賚于是爲多也

五章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孝孫始離位而立庭既受賚則徃歸位也工祝以畢

告尸乃起而歸宰廢主婦徹罷各隨其職而既其事

也不遲者纔送尸即享福受胙也禮君親牽牲大夫

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宰卿大夫以下也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諸宰君婦亟疾廢徹以享神之物及致祭之人所謂飲福受胙也尊屬如諸父者皆與卑屬如諸弟者皆與中屬如諸兄者皆與三者總諸屬也所以言備言私

六章

樂具入奏以綏後禄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樂飲福之樂也不特暫安而仍有后禄殽受胙之殽也不特無怨而又皆有慶所願如此也方在祭尸為主故稱孝孫及飲福君為主故稱君凡祭事祝嘏稱主人曰孝孫主人自稱曰曽孫大率周禮皆宗后稷故皆稱曽孫也

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禮既順物又時享祀之道盡矣惟勿廢而長行之此皆美辭末有戒禮為大順次之

闡音曰祀逸織切福筆力切亨鋪郎切祊蒲光切明謨郎切享虛良切慶墟羊切踖七略切碩常約切炙陟略切莫末各切客克各切度徒洛切濩黄郭切格剛鶴切愆起巾切備蒲北切戒訖力切位力入切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力鄭氏云立讀為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為公

即立鄭氏以二字當同為位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既可同為位亦可同為立左氏賦以日叶位江氏詩以位叶匹信古有此音也告古得切奏臧后切旁紐于木切叶禄慶墟羊切飽補𢯱切考去久切𥁞子忍切引一忍切

聞人曰神保尸之贊相也凡享凡酢凡歸皆贊相導之保氏掌祭祀之容恐亦是此職

總聞曰此詩本末甚詳禮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曾

孫其謂國家也祝嘏稱其義故曰孝主人于國于家皆稱次故稱曽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夏立尸而卒祭商坐尸周旅酧六尸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后稷太祖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其旅者太祖以次也傳主人辭于神曰祝傳尸辭于主人曰嘏其文載于經傳甚多亦不無相牴牾擇其明簡者一二畧載之

信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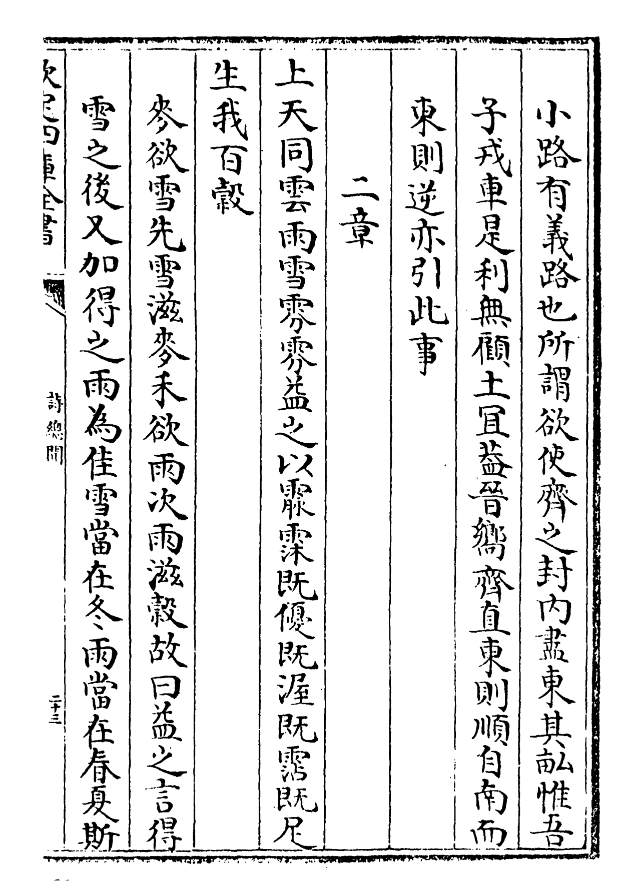
一章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曽孫田之

稱禹即是稱稷書先命禹作司空次命棄為后稷言水土稼穡相維皆為急也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古制畝法鄉南而帶東不言東南而言南東也平田四方皆一制益疆理所經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塗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以達于畿皆背畝而面畿畝在東南畿在西北古者正塗皆取定域非若今有



小路有義路也所謂欲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蓋晉嚮齊直東則順自南而東則逆亦引此事

二章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麥欲雪先雪滋麥禾欲雨次雨滋穀故曰益之言得雪之後又加得之雨為佳雪當在冬冬雨當在春夏斯

為時也

三章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尸主又有尸賓皆代為神者也既畀尸主又畀尸賓當是楚茨大祭尸主尸賓同享此小祭后稷不與而獨以次也大率大祭亦于后稷之尸以遠故加嚴所謂不受旅也

四章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曽孫壽考受天之祜

瓜熟而薦廟也當是夏時此薦新之祭差小故其禮比楚茨烝嘗之祭差簡

五章

祭以清祭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雖薦新亦用牲但不用大牲禮薦氷以羔薦麥以彘
薦含桃以雛薦麻薦稻皆以犬惟薦鮪薦魚薦穀無
牲此薦瓜之牲也商周郡國多作子象持刀度當時
事神主人自執刀割牲舞自秉干戚籍田自秉耒之
類也騂色牲形他皆可

六章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楚茨烝嘗之祭也其儀差詳信南山薦新之祭也其儀差略下章再田社祭社以方也大田蜡祭蜡亦以方也皇祖謂太王王季先祖謂文王考謂武王大率當祭止自太王以下謂之近廟故此皇祖有獻無享也

閫音曰田堂練切今人亦呼作田為佃田呼農家為佃戶皆作去音吳氏佃作池隣切田作池因切又皆作亨年切不若從本音為順畆滿罪切

渥烏谷切易林春多膏澤下潤優渥稼穡熟成畝獲百斛正用此詩是知上天同雲至生我百穀六句包春夏冬三時非止一時也或于逼切年禰因切朮攻乎切祜候古切考去久切享虛良切明謨郎切

閒跡曰大率田井之制一夫居一廛田百畝此則上中下地皆同上萊五十畝中萊一百畝下萊二百畝謂不耕而陸種者也今一夫一戶也餘

夫一户之行出者也亦在一户受廛受畆之内猶今言子户古之度量皆極短于今若如舊說則地太寛人太少有所不足如今所計人力地力皆相當無遺也

總聞曰兩詩皆言祀事孔明所謂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古以為非至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古以為是孔明葢謂此也

詩總聞卷十三